

# 影壇憶往

## 上海電影譯製片廠前後

### 譯製片廠酸甜苦辣

● 潘我源

#### 「失業軍人」樂天知命

上海電影製片廠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成立的，當時的建廠大會是在金司徒廟原中製（中國電影製片廠）的場地召開的，這之前我和許多原上海電影從業員，已在領取電影廠籌備委員會的生活津貼了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我和夏天從松江地委文工團，拿著組織介紹信，一起調到上海，我去電臺報到，因沒有適合我的工作，我就沒再去了，介紹信也沒有要回來，夏天則進了上海軍管會文藝處，當時文藝處的處長是陸萬美，他是陸晶清的弟弟，陸晶清和我父母不僅是朋友，和我父親都是雲南人，還有遠親的關係，所以我從小

就叫她陸孃孃，因此，就叫陸萬美為陸舅舅了，我們那個時候是供給制，夏天吃、住都在文藝處，而我關係斷了，沒有單位，就自行去找住處，就住在二姑張琳家，二姑張琳是國民黨元老張繼的二女兒，住在靜安寺百樂門舞廳的二樓，這原來是旅館，她包的長房間作為家居，和姑父帶著兩個孩子，住在一房一廳的客房裡，我去住就有點擠了，正巧隔壁住著一位單身女子，我和二姑在陽臺聊天，她就搭腔了，說的一口京片子，自我介紹叫李美琪，她說聽見我和二姑說北京話感到很親切，得知我的情況後，熱情的邀約我到她那邊去住，這樣我住的問題解決了，二姑那兒和美琪那兒都有飯吃，有時我會跑到文藝處，和幹部門一起吃小灶，我沒什麼衣服，

只有兩套換洗的軍裝，天冷了，去文藝處領一套棉衣褲，那時候年輕，不懂得發愁，就是這種處境，我還一天到晚高高興興，嘻嘻哈哈地，這時候不知道是誰給我取了個外號叫「失業軍人」。

#### 入「上影」前後三十年

到了九月份，上海電影製片廠籌備小組成立了，當時陳白塵、許韜、盧業浩三位是負責人，我去找他們，並要求進上影，許韜說：小胖胖，你去人藝吧（人民藝術劇院）。我一聽就急哭了，哭著說：我不去人藝，我要進上影。許韜趕緊說：小胖胖，別哭，別哭，我是逗你玩的，好吧！你就進上影吧。並且還說，你介紹信也沒有了，就不作供給制論處了，跟別人一

樣，發給你生活費吧。我才破涕為笑，現在想想，當時沒有健全的人事制度，要是像後來，什麼都得經過嚴格的審查，像我這個所謂的黑五類，想進電影廠，真是連門兒都沒有，雖然我進了上影演員組，但是屬於不被培養之列，兩年後我被調到翻譯組的剪接小組，翻譯片的剪接，只是聲帶的剪接，沒什麼技術可言，更談不上藝術修養，很快就能掌握工作，我調到翻譯片組後，多年來，經過體制的改變，如成立了電影局、上海電影製片廠分成了三個故事片廠，海燕、天馬和江南，譯製片組改為譯製片廠，還有科學電影製片廠、美術電影製片廠、技術供應廠、上影樂團等等，統統隸屬於電影局，我在翻譯片組，一待就是卅年。

### 黎錦輝的悲歡歲月

譯影廠雖小，全廠不到百人，但也樣樣俱全，除了行政人員外，有翻譯組、導演組、演員組、錄音組（包括話筒、音樂、效果人員）、剪接組、放映組，我在剪接組的時候，管音樂部門的人員，就是鼎鼎大名的黎錦輝，他曾是明月歌舞團的團長，也是創辦人，他旗下的演員有他的女

兒黎明暉、王人美、周璇等人，黎錦輝可稱得上是中國流行音樂的鼻祖，他創作的歌曲：毛毛雨、桃花江、可憐的秋香等等流傳甚廣且遠，可是他在翻譯片組那個時候，他的過去並沒有被肯定，反而認定他為製造靡靡之音的罪魁禍首，那時我不到廿歲，他已經六十多歲了，外表上他像是被生活壓彎了腰的老年人，像一個奉公守法的老公務員，我們經常一起去技術供應廠混合錄音，空下來聊天時，他會講到他的過去，講到他當時的妻子原本是他的歌迷，在他四十多歲，已過了風光時期的時候，主動的要嫁給他，她比他小許多，大約廿多歲吧，她不顧家庭的反對，非嫁他不可，嫁給他以後，他的情況每況愈下，又生了許多孩子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，他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她，這麼一個全心全意愛他的妻子，他卻沒有給她過過一天好的日子，他說在他的全盛時期，可供他的前任妻子——電影明星徐來，揮霍無度的生活

，他說徐來派頭十足，是中國第一個用私人秘書，有私人汽車的演員，黎錦輝過去的风光他對我們講過一些，加上我曾聽趙丹說起黎明暉的情況，趙丹形容她當年帶他去歌廳舞榭，作風海派，揮金如土，十

足一個大姐大，他的女兒尚且如此，何況他呢？他講這些陳年往事給我們聽，並不是炫耀他的過去，他是用一種悔恨、痛惜的口吻對比介紹他現在的妻子，當時聽了他的講話，心裡會酸酸地，同情心油然而生，從他身上我體會到名與利真的猶如過眼雲煙，兩年後他退休了，再過兩年就病逝了，文革前他辭世了，否則他少不了挨批鬥。

美影廠和我們在一個大門內，他們就把中國卡通的創始人——萬古蟾、萬賴鳴（雙生兄弟，我小時候看過他們畫的鐵扇公主的卡通），還有三弟萬超塵（美影廠長），鬥的要死，那時候大萬老、二萬老都已七十多歲了，逼他們跑步，我替他們捏把汗，怕他們熬不過去，結果還好，他們倒挺過來了，直到運動結束，也沒有倒下來。

### 配音演員最受歡迎

再回過頭來說譯影組，剛成立時只有十幾個演員，女的有姚念貽、張同凝、蘇秀、趙慎之、陳松筠，男的有邱岳峰、富潤生、尚華、胡慶漢、程引、楊文元、于鼎。一九五二年時，又招了一批演員，畢克就是那個時候進來的，還有幾個在反右

時成了右派就勞改去了，後來又陸續進來了伍經緯、古學廬、嚴崇德、劉廣寧等人。一九五八年時陳松筠已調走了，姚念貽生產時逝世了，我和李梓調進了演員組。

### 譯製片廠一扇窗戶

我印象深刻。

過去說共產國家是鐵幕，說中國大陸

在當時配音是個新興的行業，配音演員也蠻受觀眾歡迎的，姚念貽配了不少戲，也很受重視，她的大姐叫姚念媛，文革後，在美國以鄭念的筆名出了一本書，寫他們一家的遭遇，書名好似「上海的日子」，

是竹幕，那麼我們譯製片廠就是這幕上的一扇窗戶，通過各國的影片，我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我相信許多人沒有我們接觸的外國電影廣泛，我們翻譯過蘇聯、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、印度、南斯拉夫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西班牙、古巴、阿爾巴尼亞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匈牙利、斯里蘭卡、朝鮮、波蘭、捷克、斯洛伐克等等這些國家的影片，一年我們要翻五百本，也就是五十部各國的影片，為了工作，不是看一遍、兩遍，而是幾十遍，同時對影片的主題、人物都要作分析研究，所以對當時世界各國的脈動，就能有一定的瞭解。今天回想起來，我們工作態度是認真的、嚴肅的，我們的藝術廠

，每個演員多次對自己的口型，琢磨自己的角色，複對完還要討論劇本，分析人物，到進棚錄音時，就丟本了，每個人熟背自己的臺詞，跟著畫面上演員的口型配對白，我敢說這樣的配音，絕對是高質量的，當年在影譯製廠出來的配音影片，受到廣大觀眾的好評。

### 多年同事互相包容

她先生姓鄭，女兒叫鄭梅萍，是上海電影學校的學生，因為姚念貽的關係，她有時會參加我們的巡迴演出，為我們拉手風琴伴奏，所以很早就認識她了，文革中，她從上體司（上海體育司令部，駐在華僑飯店內）的九樓掉下去摔死了，一說她是自殺，一說她是被人推下來的，真正的原因，至今不清楚，姚念貽生前講過，她姐姐夫妻感情很好，只有一個獨生女兒，但她愛丈夫勝過女兒，他一家住在那種有大花園、大鐵門、獨幢的花園洋房裡，他們很富有，但又不受限制，她先生得了肺癌，政府還能批准他們出國到英國治療，給人一種神秘感。一九五八年姚念貽逝世時，在追悼會上我見到她姐姐，一襲黑紗，面無表情，不發一語，擦著鮮紅的口紅，令

最近接到肖章的來信，告訴我去年我廠有好幾個同事去世了，楊文元也走了，我認識他也半個世紀了，當年他年輕氣盛，有些傲氣，英文水平在我們當中是佼佼者，在一九六三年時，曾寫了封信到上海英國領事館，尋求政治庇護，因而被抓去勞改，他是個獨子，只有一個老父，被遣送外地前，把他押到廠裡開鬥爭會，他一

長陳敘一對配音提出十六字真言：上天入地緊追不捨、拐彎抹角亦步亦趨。我們雖然是三天配好一部戲，但前面起碼要一個月做準備工作，先是看全片，然後分段對口型，翻譯根據口型長短，斟酌臺詞的修改，口型對好後，分配角色，再複對口型

頭的頭髮掉得東一塊、西一塊的，俗稱鬼剃頭，一定是他被抓後，精神緊張焦慮所致，看到他那個樣子，我深切地為他的父親感到難過，老先生對兒子期望甚高，在他來講除了兒子他一無所有，如今，楊文元成了這個樣子，老先生如何禁得起如此沉重的打擊啊！事隔廿年，文革後，楊文元回到原單位，我那時已去了香港，幾年

後我回到上海，在廠裡我看到了他，他已經是小老頭一個了，不過他倒是娶了妻、生了子，我為他父親感到高興，我對楊文元說，你結了婚，又有了兒子，這點可以告慰你父親在天之靈了。

在譯影廠工作了幾十年，同事們相處，加上時常加班的時間，比和家人相處的時間還要多，互相之間也培養出了相互依存的感情，無論意見、矛盾、甚至一些敵對的情緒，也都包容在裡面了，如肖章，他是翻譯組的組長，他懂幾國文字，他主要是俄文翻譯，在我廠他算專家級的，很受上級重視，他是一個方方正正，規規矩矩做學問的人，記得姚念貽去世那天，演員組陷於哀痛，慌亂的情緒當中，肖章正好有個戲需要對口型，找不到人，他抓我的差，讓我幫他對，這就是我對口型的開始，以後就成了我的副業了，肖章喜歡找我對口型，他也能容忍我跋扈的個性，有一次翻阿爾巴尼亞的影片，我們有新進廠的懂阿文的小年輕翻譯，但是廠裡還是到外語學院，請了阿文翻譯一起來工作，對口型時，外請的翻譯坐在我的左邊，和我廠的阿文翻譯聊天，我急了，打了他一下，叫他看銀幕，坐在我右邊的肖章，馬上

對人家講對不起、對不起，然後對我講，小潘，你打錯了，他指著自己說，打這裡、打這裡，我和外請翻譯都笑了，事情也就過去了。還有一次我和陳敘一、肖章對口型，我八點到了放映間，他倆已先到了，我感到氣氛不對，陳敘一坐在一邊，抖著個腿不出聲，肖章在一邊也一言不發，我夾在中間乾坐在那兒，他們剛才為了爭論劇本中的問題，鬧的不開心，陳敘一出身於買辦資產階級，外文底子厚，他不是黨員，但當了譯影廠的領導，這是很少有的情況，所以他在大家心目中是業務廠長，他業務能力的確很強，大家對他心服口服，他是大少爺作風，都得聽他的，某種程度來講，形勢也造就他的唯我獨尊。而肖章也有讀書人的倔脾氣，一板一眼，毫不圓通，所以他倆就擱上了，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摒息等待，鴉雀無聲，到了八點十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說都過了八點了，為什麼不開工？開工了！開工了！我朝後面叫了一聲，放映！放片子！片子一放出來，這才開始工作，打破了僵局，可是他們倆人不對話，不商量，又像自言自語，又像是對我說出他們的意見。反正是各說各話，這時候我只好充當裁判，我對肖章說

，這句詞老頭演（我們這麼稱呼陳敘一）的比你好就用他的，一會兒我又對陳敘一說，這句是肖章的靈，就用他的，無形中就化解了他們之間的不愉快，很快就又正常的工作了。我在廠裡就是這麼個作風，敢說敢為，我覺得對就去做，我不欺侮人，但誰也別惹我，我要反擊起來可不留情，有一次我們下放都在地裡勞動，正好張同凝和趙慎之在我附近，我看到她們就來火了，因為張同凝是我們組長，老是在背後挑我的眼，趙慎之和她一唱一和，我早瞥了一肚子氣，我就大聲的說，他的，我在家裡沒婆婆，到廠裡倒弄了兩個婆婆。我們的廠長支部書記，許金邦就搭腔了，他笑著用蘇北話問我，小潘呀，誰是你的婆婆啊？許金邦笑的時候，眼睛鼻子都縱在一起，像個包子。我說，大婆婆張同凝，小婆婆是趙慎之，回頭一看邱岳峰蹲在那裡，我對他也不滿意，他是蘇俄混血兒，我就指著他補了一句，還有個雜種跟著起哄。許金邦聽完，一臉錯愕，笑著的臉，來不及展開，變成一付尷尬面孔，我哇啦哇啦的大家都全聽見了，但沒有人出聲，我把氣放完了，也就沒事了，以後大家在一起還是說說笑笑，還是好朋友，我不

在背後說人壞話，也不會暗箭傷人，就是脾氣火爆、口無遮攔，日子久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就是這個人，也就包容我了。

### 黃金歲月深深眷戀

譯製片是組的形式時，只有一個組長就是陳敘一，改成譯製片廠時，就新調來一個廠長兼支部書記，而陳敘一就成為副廠長了，但他仍然很有權威，建廠時調來的第一個廠長是柯剛，她是演員出身，她母性十足，有些婆婆媽媽，她像個老大姐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，不慌不忙，從未見她對人疾言厲色，不說她是求必應，但可說她人情味濃，例如，有一次我從醫務室走過，被護士叫住，她說，柯剛去醫院生產了，她走前關照護士說，小潘也懷孕了，把我的補針，留給小潘打吧，我挺感動，還有我姑姑奶奶的外號，就是柯剛給我取的，有時候她聽見我大聲吵吵，就會問旁邊的人，是誰又惹了姑姑奶奶了？一九六四年柯剛因乳癌去世了，我一直念著她的好處。柯剛以後，調來許金邦接她的位，許金邦是農村幹部出身，比較純樸，他大概知道自己讀書不多，對電影也是外行，因此很能夠尊重陳敘一，所以他們倒也能

相安無事，許金邦不修邊幅，滿頭枯草的頭髮像一堆爛稻草，又像個雞窩，他很愛笑，笑起來眼睛鼻子擠在一起，真像個包子，文革中，他把頭髮剪短了，我問他為什麼剪了，他說開鬥爭會有人揪他的頭髮好痛啊，剪短了就沒法揪了，從這兒可以看出他的老實。文革結束後，李資清調到我們廠裡了，他有資歷、又有能力，因此他比前面的廠長有魄力，我與他相處的時間不長，但能感受到他對下屬真正的關心，就是他鼓勵我尋找失去聯繫的母親，待我有了媽媽的消息後，他又積極的幫我申請到港探親，我與母親相隔卅年後能重逢，他就是幕後的推手，我出來後不久，他也因病逝世了，我一直感念著他。

我離開譯影廠後，就是年輕的接班了，原來是我們組的年輕演員喬榛做了廠長，演員組也有了一批新的班底，如丁建華、童自榮、程小華、翁振新等等，像我這一輩的，不是走了，就是退休養老了。改革開放後，許多人都加入了這個行業，可以說打破了過去壟斷的狀況，競爭者多了，譯影廠成了一個賠錢的國家企業，廠房廠地也轉讓了，緊縮歸併到廣電局了，譯影廠也式微了。

我在譯影工作的時候是譯影廠的黃金時代，而我的黃金時代也是在譯影渡過的，和一群不是家人類似家人的同事們一起走過來的，無論過去的日子，是苦是甜，都讓我深深地眷戀。

## 聖文 文庫 拾 夢 抒 懷

隆重李 潔 著  
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。